

帝舵艳姑



内 容 简 介

美貌妙龄的石可芯为了寻报杀父之仇，独身闯荡江湖，遵照家父的遗言，一定要找到“飞毛脚”——金帝，并追回家宝——凤凰扳指。

武功高深的金帝为了逃婚离家出走，漂流四方，在一次血肉横飞，刀光剑影中巧遇了女扮男装的石可芯，他被她天真活泼和充满柔情的大眼睛所迷惑，她以一个靓女孩所独特的功力征服了金帝，并得到了他的帮助。由于他俩的出现，又给江湖增添了迷雾，随之而来的是恶魔的血谏与搏杀，很多武功高深的妙龄女郎也醋劲大起，以奇门妙功设脂粉欲阵，直闯金帝。此时的金帝强压沸腾的欲火，爆发胸中的仇恨，追淫魔、杀仇敌、扶安民、破毒阵、闯欲关。终于找到了老奸巨猾的凶手，追回了凤凰扳指，平息了武林的风波。正当金帝春风得意，大展雄风之时，万万没有想到石可芯竟是……。

此书武打场面激烈，情节刺激感人，使人看后有种种奇门妙功真逍遥之感。

KAD64/01

目 录

上 集

- 第一章 靚女孩智钓金哥 (1)
- 第二章 丐仙好事送凤爪 (29)
- 第三章 奇门妙功真逍遥 (59)
- 第四章 龙翻之术去百病 (84)
- 第五章 飞毛脚戏乞丐仙 (109)
- 第六章 造物弄人铜罐雄 (138)
- 第七章 孝女设计脂粉阵 (168)
- 第八章 老义北破庙审凶 (190)
- 第九章 色字头上一把刀 (219)

下 集

- 第十章 怡春院突遭奇变 (249)
-

第十一章	金桃得救遇知己	(273)
第十二章	巧思妙计破毒阵	(299)
第十三章	问世间情为何物	(330)
第十四章	好奇心引来祸患	(357)
第十五章	老姑婆初品玉箫	(387)
第十六章	神秘古怪的血谏	(412)
第十七章	龙腾虎跃戏曲丽	(442)
第十八章	事非曲直如流水	(468)

第十章 怡春院突遭奇变

金帝似笑非笑地骂道：“妈的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，黄衫客不准他动手脚，只要救人就行，但小三毛可能先偷东西后，才来救我的。”

洪宝通也后悔莫及地说：“我们太疏忽了，应该仔细搜清楚后才将他送官。”

洪大勇插嘴道：“现在我们赶去官府，也许还来得及，反正他已落在秦教头的手中，一定逃不了。”

“不错，我们立刻就派人赶去。”

洪宝通召来二名大汉，他们都是秦煌的手下。

洪宝通只叫他们陪同洪大勇赶往官府，却没有对他们提及那支金钗的事；只对他儿子暗示，若非迫不得已，切勿太过张扬。

洪大勇等人离去之后金帝又问：“他们来了多久？”

“你是指秦煌等人？”

“是的”

“未两个月。”

“你以为他们可靠吗？”

洪宝通不加思索，即道：“应该没问题，因为，秦煌是知县大人介绍来的。”

“你觉得秦煌这人如何？”

洪宝通沉吟了下，才回答：“他武功虽然不怎么样，但十分负责。小兄弟，你是个靠得住的人，如果你肯留下帮我，我绝不会亏待你的。”

“哇操，我是个飞毛脚，有没有酬劳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对这件事非常有兴趣，只要你不怪我鸡婆，我一定追查到底。”

“我怎会怪你？”洪宝通喜形于色，道：“我正求之不得。”

飞毛脚忽然想起了什么，遂问：“官府离这儿有多远？”

“只有数里路”

“你儿子的武功怎么样？”

洪宝通反问：“你指大勇吗？”

“当然！活的都快顾不了了，哪有闲情管到死去的。”

“他的武功普普通通而已！”洪宝通急道：“你可是担心他……”

飞毛脚站了起来，说：“你快派一名家丁带路，我想赶去看看。”

洪宝通也觉得自己太过糊涂，怎么可以派大勇随便离开呢？

假如真的有个黄衫客，在幕后与他们作对，这正是个好机会。

于是，他召来一名家丁，叫他带金帝赶往官府去！

在前往县衙的路上，秦煌亲自带人押解着扒手小三毛。

秦煌心里很鸟，因为，小三毛显然丢了他的面子，那个黄衫客也令他非常烦恼。

他是洪家村的护院教头，但对方竟能当自家厨房一样，爱来就来，要走就走，那他不等于是废物吗？

因此，秦煌迁怒于小三毛，同时也希望从他口中探知一点，关于黄衫客的秘密。

于是叫人将小三毛推进树林中去！

小三毛尽管心知不妙，也无可奈何，他根本无力反抗。树林中，秦煌将小三毛倒吊在树干上。

小三毛叫苦道：“大爷，你们别这样，小的已供出一切了，求求你们手下留情。”

秦煌脸色一沉，冷冷地说：“手下留情？王八蛋，你令老子脸上无光，也叫老子下不了台，老子这个护院教头栽在你手上，从此以后你叫我们喝西北风啊！”

“啊！天呀！地呀！我小三毛是被迫的。那个穿黄衣的实在够凶，如果我不听他吩咐去做，他会杀死小的。”

“你应该知道老子在洪家村任教头，为什么偏要叫我下不了台？”

“我说过我是被迫的，小的是在梦中被人吵醒的。”

“他妈的，你说谎也会说，哪有小偷在晚上睡觉的？”

秦煌鸟火地将剑尖伸到他的颈项间。

“王八蛋，你再不说实话，老子先在你这儿划一剑，让你的血流得光光地，就自行死掉。”

小三毛被五花大绑，倒吊在树干上，已经够苦了，若

是再受伤，必然是苦上加苦，甚至死在这儿，也没有人知道。

他哭丧着脸，说：“大爷，千万别这样，小的讲实话就是了。”

秦煌冷冷地道：“告诉我，你是怎样遇上那个讨厌的黄衫客？”

小三毛哀求着说：“先放我下来好吗？我这样子说话很不舒服。”

秦煌一口回绝道：“不行！你先讲实话再放你，如果你敢再瞎子放尿，乱盖，老子便吊死你。”

小三毛只好呐呐地回答：“昨晚上，小的本来打算去发财，想不到被人从后面将我抓住。”

“就是那个讨厌的黄衫客？”

“不错，就是他。我回头一看，见他浑身穿了黄色衣服，不是公差，这才安心下来。谁知，他比起公差来，更加麻烦。”

“后来我才知道，他要我替他做一件事。”

“就是要你偷入洪员外那儿救人？”

“正是”小三毛说：“唯一隐瞒的就是，黄衫客对我说，那姓金的是他的好朋友，所以他要我将姓金的救出来。”

秦煌听了，气道：“这番话，为什么洪员外面前不直说？”

“我怕姓金的杀我。”

“你相信那个姓金的，跟黄衫客是一伙吗？”

“小的发誓，他们绝对是一伙，否则，黄衫客何必花钱叫我救他呢？”

“太棒了！”秦煌喜道：“你到县衙之后，照现在的意思对知县大人说，知不知道？”

“一定，一定。”小三毛讨好地说：“只要你认为我怎样说比较有利，小的就怎样说吧！”

“很好，老子现在就先放你一马，但你必须在大人面前咬死那姓金的。否则，就算你有命出来，也没有命再混下去。”

“小的知道，小的知道。”

秦煌的剑，刚要往上挥去，将绳子割断之际，突然间他感到有点不对劲。

可是一切来不及了，他的剑已挥了出去。

绳子断了，小三毛连人带绳，一个脑袋就像个大冬瓜，直朝地上撞去。在场的人都看得一清二楚，小三毛只扭动了几下身体，便软趴趴地卧在地上不动。

群人莫不惊奇。

只见秦煌提剑，迅速离开了现场，奔向大路那边。

发生了什么事？

数名手下见状，也心知不妙，急急追随之去。

原来，刚才秦煌挥剑斩绳的同时，发觉寒光一闪，有人使用暗器。

无奈当时，他手中的剑已经挥动，一发难收，他只好让绳断人坠。

但当秦煌看见小三毛，脸色不大对劲时，更加肯定没错，是有人在使用暗器杀死小三毛，所以他立即作出反应。

秦煌奔至大路一旁，大路上没有人走过。

可是，秦煌放眼前望时，却看见了三个熟悉的背影，正在急急向前走。

秦煌知道，那是通往县城的途径。

他正待扬声高叫时，背后却有人说道：“老兄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”

秦煌回过头来一看，居然是金帝。

“果然是你！”他含怒地道。

金帝未听懂他的意思，即问：“还有其他人呢？”

秦煌目露凶光，说：“别装蒜了，姓金的，你真够手段啊！”

金帝抓抓后脑问：“老兄，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”

“你心里应该明白，我要抓你去见官。”

“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金帝莫名其妙地问：“我只是问你，其他的人，你就牢骚一大堆，老兄，你的火爆脾气……”

金帝话犹未了，树林里已走出几个人来。

他们都是秦煌的手下。

金帝于是笑道：“原来你们在这休息。”

“他妈的，你真会水仙不开花，会装蒜。其实，你早知道我们在这里，因为你刚到过树林内，是不是？”

秦煌以质问的口气，盯着金帝。

金帝道：“我刚由洪家村出来，还未曾到树林里去，你这么说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”

秦煌冷冷地说：“不要以为懂一点鸟轻功，就可以棺材

里放鞭炮，吓死人！刚才你由树林出来，知道我要追你，所以佯作若无其事地再走过来。”

他停顿了下，又道：“不错，你的行动是很快，可惜我的眼睛也不慢呢！”

“哇操，你话讲得像麻婆子的裹脚布，又长又臭。可是我呢？鸭子听雷，全然不懂。”

“你跟我来。”

金帝跟随人进入树林之内，只见其他人正围绕着小三毛，比手画脚的。

小三毛躺在地上，蜷曲着，动也不动的，他已经死了。

金帝见状，开始有些明白过来！

但他仍然忍不住地问：“谁杀了他？”

秦煌用剑指着金帝：“你！”

金帝笑道：“你别开玩笑，我现在才是第一次，进入这树林中来。”

“谁跟你开玩笑？”秦煌说：“我早知道你存心与人为难。”

“鲜啦，我们无怨又无仇，我为什么要与你为难？神经病！”

“小三毛虽然死了，但他死前已把你们的秘密，都说出来了！”

“哇操，我有什么秘密？”

“瞎子吃汤元，你心里有数。”

“我看你是放狗追羊子，越扯越远了！”

“我问你，你说你刚由洪宅出来，是不是？”

“是啊！”

秦煌质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要离开洪宅，跑到这里来？”

金帝回答：“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这里，我以为你们早到了县衙了，我是为了追踪洪大勇而来的。”

“洪大勇？”

“是的，他正和二名你的手下，进城去了！”

“他们进城干什么？”

“洪员外的老婆，丢了一支金钗，洪员外认为可能是小三毛偷去了！”

金帝指了指地上的小三毛，又道：“所以叫他儿子赶来通知你们，先搜小三毛的身，再将他交给官府，想不到你们却躲在这里休息。”

“一支金钗？”

秦煌怔了一怔，随即蹲了下去，在小三毛的身体上搜索。

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大家都可以见到，秦煌根本搜不到什么。

他站了起来，很不服气地盯着金帝，道：“不可否认，你的确有点功夫。嘿！不过，你的做法却瞒不过我眼睛。”

“哇操，毛病又来了。”金帝感到啼笑皆非。

“趁着这儿没有其他人在，你坦白告诉我，到底你们是什么人？”

“我正是要问你，你们就是指你和黄衫客，小三毛已证明你们是一伙的。”

“妈的，小三毛是个什么东西？你怎么可以相信他的

话？”

“你又是什么东西，为什么老子要相信你的话？”秦煌很不客气地说。

金帝平心静气地道：“我知道你对我也一直在误会。所以无论你信或不信，我讲的全是真话。”

“首先我在树林附近找到你，我就开始怀疑你！”

金帝笑道：“不是你找到我，是我刚巧路过，停下来看热闹，才被你们发现的。”

秦煌固执地又说：“少放屁，小三毛虽然是个贼，但他的话亦有可信之处。假如你不是和黄衫客有密切关系，他决不会花钱救你！”

金帝忍不住笑道：“坦白告诉你如果我溜栓的话，你们更加以为我是个杀人犯，那这黑锅就背大罗！”

“你聪明的地方，就在这里。”秦煌道：“你故意为自己制造机会，让洪员外相信你是个好人，让你留在洪家村。”

金帝觉得很难解释，他只好苦笑道问：“目的呢？”

“目的只有你自己才心知肚明。”秦煌道：“也许你要在洪员外面前，处处显得比我强，让他相信你。”

金帝笑着说：“你的意思我已经很明。你以为我想抢你饭碗，是不是？放心，马店买猪，没那事啦！”

秦煌不信道：“骗鬼的，假如没那事，为什么你要留下来？”

“为了明白全部真相。”

“哼，很好的借口。”秦煌脸色一沉，又道：“我不怕坦白对你说，我怀疑你不但偷了夫人的金钗，还杀了小三毛

灭口！”

“为了保住你和你手下的饭碗，我不反对你这么说，但我绝不会承认。”

“那么让我搜搜你。”

“拿筷子，喝开水，多此一举。”

“果然是作贼心虚。”

金帝不耐烦地道：“我不想与你胡扯，浪费了时间。洪大勇和你二名手下的武功如何，相信你老兄心中有数，我劝你们还是快点去看看他们。”

“先解决这一宗，再谈别一宗，你不要企图转移我的视线。”

金帝瞄了一眼小三毛，说：“小三毛死成这副样子，其实你也该猜得到，是谁做的了。”

小三毛全身瘀黑，死状恐怖！

金帝分析道：“洪大勇跟我说过，他家的鸟和狗，都是同一样的死法。由此看来，小三毛一定也是死于黄衫客的毒针之下。”

一名手下对秦煌说：“老大，小三毛的确死在毒针下，我们在他的咽喉上找到一枚毒针。而他的脑袋，肿得像个大毒瘤一样。”

“我真不明白，为什么小三毛会在准备说出更多口供之际，就被人暗杀，太不光明正大了。”

秦煌态度稍稍软了下来，又说：“小三毛是不是你杀死的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但洪员外丢了如此贵重物件，你又在洪家作客，自有可疑之处，请你跟我到官府里走一趟吧！”

“你这么说，我倒服了你。”金帝说：“既然有人专向洪员外找麻烦，洪大勇安全实在令人担心。”

“刚才我还见他们走在大路前面。”

“让我们快去看看。”

金帝首先窜出树林，直朝大路奔驰而去，其他人亦随尾而来。

※ ※ ※

洪大勇和二名保镖，匆匆奔往县城之际，突然被人叫住。

三个人同时一怔！

当六个眼睛回头看时，一个身穿黄衣的人，停立在道旁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提起“黄”字，每个人都感忐忑不安，偏偏黄衫客就出现在眼前，难怪三个人都要吓得屁滚尿流。

黄衫客状至神秘，浑身上下一片黄色，衫、裤与披风，全都是黄色。

黄得过分艳丽了。

洪大勇迅速拔出了刀戒备。

黄衫客只露出了双眼，看不出是男人，还是女人。

“聪明的就放下刀跟我走，否则，别怪我手下不留情！”

洪大勇吃惊地问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“你想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”黄衫客说：“现在你先跟我走，我们时间不多了。”

“奇怪，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”

“慢慢我会告诉你为什么？”

黄衫客说着，走了过来！

“少爷，千万别跟他走。”

二名保镖以职责所在，立刻以刀剑相向，护卫着洪大勇。

但是，黄衫客根本没有把他俩放在眼里，只是披风刚刚一掠而过，二名大汉已分别摔了开去！

洪大勇的刀，也不知怎搞的，飞跌出数丈之外。

紧跟着，黄衫客手掌向他额上印去，一阵昏眩，以后发生了一些什么事，洪大勇根本就不知道。

二名保镖不知厉害，双双扑上。

“霍霍！”连声。

黄衫客掌风如电，二人连刀倒跌出丈外。

这一次，二人再也没有那么侥幸了。

一人口吐鲜血，闷声不响地倒死在道旁，另处一个惨叫一声，自己手里握着的剑，竟然插向自己的肚子。

黄衫客瞧也没有瞧他们一眼，挟着昏倒的洪大勇，直窜向树林中去。

大路旁边的树林，连绵数里，密密麻麻，黄衫客转瞬之间已失去了踪影。

待金帝他们赶到时，只见二名保镖的尸体，分别躺在路旁，死状可怖。

秦煌一见登时呆住了！

“妈的！”

只有金帝暗骂一声，便发足狂奔，朝树林里窜去！

秦煌也立刻率众进入树林中去。

但是，树林之内，树影婆娑，却不见金帝的影子。

秦煌等人回到路边，细看那两具手下的尸体，也不禁暗暗吃惊不已。

他们简直不敢去想，对方的武功高到何等程度。

不过无论如何，杀死二人的，绝不会是金帝。

因为，金帝直跟他们在一起。

可是，金帝为什么要匆匆跑掉呢？

难道，这是他的同党干的？

金帝到底是作贼心虚，还是见他的同党目的已达，所以及时溜栓（跷头）？

秦煌等人都无法明白

※ ※ ※

洪宅内，愁云惨。

洪员外夫妇二人，泪流满面，上下人等，没有一个人的脸上，可以找到笑容。

洪宝通不止一次地质问自己：“到底我做错了什么事？”

他的长子死了，他的家中发生一连串令人莫名其妙的事，然而这一切，仍不足以令洪宝通伤心欲绝。

唯有他的次子洪大勇，洪大勇是他的命根子，他一生最疼爱这个儿子。

现在大勇被掳去，相信对方一定另有目的。